

7月26日,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。会议表彰了401名全国模范退役军人,91个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和76名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。
其中,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曾晓明,株洲市民政局调研员袁桂雄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。

赞! 我市两人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

记者 陈驰 通讯员 罗和平 王润琪

【人物简介】

曾晓明,男,1975年生,株洲茶陵人,1994年入伍,2005年进入公安战线,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,三等功5次,现为天元公安分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。从警14年来,曾晓明始终投身侦查破案最前沿,先后荣获“湖南省优秀人民警察”“湖南省公安厅破案办案能手”“湖南省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突出个人”“全省公安机关刑警之星”等荣誉称号。



▲曾晓明正查看案情 通讯员供图

转业成为民警,曾卧底贩毒团伙 同事们称他为“战狼”

每天清晨6点,曾晓明都会按时起床,整理好床铺后,便会去进行锻炼。即使退役多年,他仍旧保持着军人般的生活作风。

曾是特种侦察兵,比武多次获奖

1994年,由于向往军营生活,曾晓明应征入伍,在沈阳军区服役,后又考入大连陆军学院。毕业后,曾晓明本可以选择到后勤部门,但他毅然前往了野战部队,成为一名特种侦察兵。

由于表现优异,曾晓明被沈阳

主动请缨卧底贩毒团伙

2005年12月,他转业回到株洲,成为天元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一名普通民警。刚入警队,曾晓明的业务基础几乎为零。只要有空,他便泡在局里的档案室,借案卷仔细阅读。

2012年7月,分局禁毒大队抓获一名贩毒嫌疑人。通过深入侦查,警方发现背后隐藏了一个跨省贩毒团伙。主犯虽口头表示愿意配合,但警方又如何确保其在行动过程中不逃跑、不泄密?

“我去做卧底吧!”关键时刻,曾

面对威逼利诱不为所动

为追捕盗窃嫌疑人,曾晓明曾从3楼一跃而下,即使双腿被玻璃划伤仍不停歇;为尽快解救被绑架的人质,他率先冲入嫌犯所在的房间,即使对方正拿着匕首……为此,同事们都称他为“战狼”。

2017年,天元公安分局破获全国首例海外医疗诈骗案。曾晓明带领民警奔赴全国20多个省市,将遍布各地的涉案区域代理商、美容店老板共计120多人抓获归案。

军区选拔参加“爱尔纳·突击”国际侦察兵竞赛集训,这让他受益匪浅。之后,他带领团队多次参加军区、集团军比武,斩获多枚奖牌。

时至今日,提及那段长达11年的军旅生涯,曾晓明很是怀念。

晓明主动请缨,扮演被抓获主犯的“贴身保镖”,3次单独随主犯前往长沙与卖家进行接触。面对毒贩的各种试探,甚至邀约“品毒”,机智的曾晓明总能见招拆招。

“说不怕吗?其实我也害怕。”曾晓明确说,由于不能携带枪支自卫,他便带着两把自制飞刀。几周周旋,毒贩渐渐放松警惕,安排同伙从四川将毒品运来。收到曾晓明传来的关键信息后,警方迅速出击,成功抓获6名贩毒嫌疑人,收缴毒品11公斤。

从警14年来,曾晓明带队破获大小案件2000余起。这些不法分子中,不乏有人想要威逼利诱曾晓明,但他从来不为所动。事实上,出身农村家庭的曾晓明家境并不宽裕,妻子没有固定工作,女儿还在上学。

朋友问他,为啥要对自己这么苛刻?他说:“身作为一名退役军人,身作为一名人民警察,要对得起肩上的徽章。”

【人物简介】

袁桂雄,男,湖南资兴人,1963年7月生,1982年入伍,1985年入党,1996年转业,现任株洲市民政局调研员。在部队和地方,他多次立功,获评湖南省委组织部“优秀扶贫工作队长”,市县“扶贫工作先进个人”等荣誉称号。



▲袁桂雄在贫困户家中了解情况 通讯员供图

7年时间转战4个村扶贫 山路上印着他的深深脚印

7年前,袁桂雄就前往基层,为脱贫攻坚付出和奉献着,出色地完成了农村基层党建和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。今年1月24日,央视新闻联播曾以《袁桂雄:一双鞋走出来的信任》为题,报道了他的感人事迹。

7年时间转战4个村

2012年3月,作为党建帮扶工作队队员,袁桂雄来到醴陵市泗汾镇泗汾村,投身基层党建和新农村建设。2014年3月,他转战炎陵县鹿原镇湖田村。2015年10月18日,他进驻茶陵县腰潞镇左江村,3年奋战,左江村旧貌换新颜。2018年10月17日,他再度受命,率工作队前往茶陵县腰潞镇柅田村,协助村支两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。7年时间,4个村庄,无论在哪个村、哪个岗位,袁桂

脚踝落下病根忍痛走访

其实很多人不知道,在部队围湖垦荒10年,袁桂雄落下了病根。只要变天,他的脚便肿胀生痛,别说行走,就是踩在地上也如同针扎一样。原来的鞋子穿不进了,他只能换上大码拖鞋。然而,病痛没有阻挡袁桂雄的脚步。

针对每户村民,袁桂雄和队员们每月至少要上门走访一次。茶陵

“我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”

为了不给各村增加负担,这些年,袁桂雄和工作队队员利用业余时间,在屋后开辟菜地,种上豆角、茄子等,还养了几十只鸭子,开火做饭,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。

“舍小家,为大家”“每天都是劲头十足,不知疲倦”……驻村工作队队员、村民们对袁桂雄特别钦佩和敬重。其实,袁桂雄也有自己的“心病”,由于工作的原因,每年的驻村时间高达270余天。年迈的父母,他只能拜托给老家的弟弟照顾;女儿

的工作屡有创新,备受当地村民爱戴。

其中,炎陵县鹿原镇湖田村基础设施落后,袁桂雄和队员们从这个关键点入手,在上级部门和后盾单位的支持下,先后修建3公里长环村公路,安装路灯百余盏;高标准改造3个水库,硬化全村水利设施,保证了村民生产生活用水,改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。

县腰潞镇左江村全村382户村民居住分散,袁桂雄拖着病腿,一天至少要走上20公里。据初步统计,他任职期间,左江村实施住房帮困42户、135人,医疗救助29户、133人,教育救助44户、212人,产业帮扶65户、202人,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从1800元增加到4800元,全村人均收入达到1万多元。

结婚,他也少有过问,全靠妻子打理;外孙出生后,他难得见上一面……

靠着顽强的意志和作风,袁桂雄和队员们交出了一份份精彩答卷。这些年,他们争取专项资金1830万元,改善村里的基础环境;帮助122户贫困户、242人脱贫。

面对赞赏和荣誉,年近花甲的袁桂雄说,他只是作为一名普通党员,也是株洲2100名驻村干部中的一员,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。

参军无上光荣

“你们来啦。”刚登上朱明清所住的楼层,她老远就推着辅助轮向我们走来。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,让人马上就能确认她就是我们要见的英雄。只是她瘦小的身材,让记者很难与在枪林弹雨中负重救援的女兵联系起来。

一名护理员介绍,或许是受到战争时炮弹轰炸声的影响,老人的听力已经很差了,必须要贴在她耳边大声说话,她才能听懂讲话内容。

据了解,朱明清于1928年8月出生在四川合江。是什么让一个柔弱的女子毅然投身到朝鲜战场的枪林弹雨中?朱明清笑着说,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,参军就像是大家的一种信仰,无上光荣。

最怕掉队而被送回国

朱明清回忆说,1950年1月,她在重庆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2军军政大学三分校。10月,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,她所在的部队奉命作为第二批入朝参战部队,从重庆坐轮船到达汉口,转乘军用列车到河北束鹿县短暂休整。1951年春节后,部队乘军用列车到达辽宁丹东宽甸县,在此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过江准备训练。1951年3月,部队跨过鸭绿江,正式奔赴朝鲜战场。

“因为我们个子小,很多人都是一步一步爬过去的,不敢低头看江水,生怕会掉下去。”朱明清说,刚到鸭绿江边,她和战友们就面临着巨大的考验:过江大桥被炸得严重损坏,只剩零散木板。好不容易跨过去,又被朝鲜境内惨烈的景象所震撼。

白天轰炸机不时扔下炸弹,只有晚上才稍微安全一点,因此战士们只能昼伏夜出在崎岖山路上跋涉。

“姑娘们脚小,部队发的鞋子偏大,所以大家想了一个办法,往鞋里塞树叶撑着。然而时间一长,树叶都烂在鞋子里,鞋底、脚趾也磨出了血泡。”朱明清说,对此,姑娘们用尖锐的树枝挑破血泡后照样前行,途中只能就着雪水和炒面充饥,根本无法洗漱。姑娘们身上和头上都长了虱子,大家索性剃成光头。不管条件多么艰苦,每个战士都咬牙坚持到底,最怕的就是掉队而被送回国。

91岁朱明清曾参与上甘岭战役 “真实战况比电影情节更残酷”

记者 戴凇 通讯员 宁翔

上世纪50年代,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,奔赴朝鲜战场,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。那些发生在战场上的感人故事是和平年代也不能忘却的记忆。

在泸淞区建宁街道“共同体大健康”生命周期养老服务机构里,就住着这样一位老人。她叫朱明清,曾作为一名卫生兵参加上甘岭战役,如今已91岁高龄。在八一建军节前夕,记者同一群志愿者上门拜访,听她讲述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“真实战况比电影情节更残酷”

经过20多天艰苦的日夜行军,朱明清和战友们终于到达前线,随即投入第五次战役。朱明清所在的后勤机关,男兵们下团工作,女兵们到野战医院护理伤员。第一阶段,我军节节胜利,圆满地结束了战斗。经过数月休整,朱明清所在的野战医院奉命参加上甘岭战役,她和战友负责野战医院二分院伤员的抢救和后转任务。

提起歌曲《我的祖国》,大家并不陌生,这正是电影《上甘岭》的主题歌。朱明清说,虽然电影好看,但毕竟属于艺术再创作,而不完全是现场的记录。

朱明清回忆说,在上甘岭战役持续的几十天里,大雪不断,气温极低,她和战友们上山爬着走,下山滑着走,鞋子、裤子都结了冰,磨得腿脚生疼。因为眼睛没有特殊保护,有的还出现了雪盲症。由于轰炸不断,她们也必须参与受伤伤员转运工作。白天敌机不停地轰炸扫射,无法转运,朱明清和战友们只好把伤员藏到各个山沟里用树枝作隐蔽,到了晚上再把伤员从前线不断地抬下来,用汽车往后方转运。一天下来,她们只能轮流休息三四个小时。

用血肉之躯捍卫和平和尊严

提到战士们的伤情,朱明清仍激动不已,她长叹一口气说,当时从前线下来的都是重伤,有的在抢救中牺牲,有的还没来得及抢救就停止了呼吸。由于没有足够的止痛药,伤员就把烧伤的手脚放在冰水里,以此麻木肢体。

朱明清回忆说,有一次,她给一位在上甘岭战役中受伤的战友喂饭。这位战友头部被灼伤,头发全烧没了,只能看见嘴张开时里面的肉红色,但他头脑还很清醒,坚持要再上前线。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深受感动,但因伤势太重,他还是被转到了后方医院。

“还有不少这样的战士,他们宁愿拼尽所有气力,也不愿放弃自己的阵地。正是这些‘最可爱的人’,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捍卫着祖国的和平和尊严。”朱明清说。

在异国他乡的集体婚礼

1951年5月,朱明清和后来的爱人郭来书相识。12月,部队整编,朱明清和郭来书都在整编后的12军后勤部医疗一所工作,两人互有好感,后来确定了恋爱关系。

1953年7月27日,《朝鲜停战协定》在板门店签订。3个月,经过组织批准,朱明清和郭来书在朝鲜结婚了。部队为包括他们在内的多对新人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集体婚礼。

朱明清说,当时的婚房是自己盖的,稻草铺的房顶,编好的树枝加泥巴凑成了墙壁,糊上报纸就算墙壁。婚床是用树木搭的,上面铺些稻草,再铺上结婚时部队发的床单和一张被子,蚊帐则是用缴获的美军降落伞做成的。

1955年回国后,朱明清在福州军区后勤部3205医院当政治教员。1957年,铁道兵修建包兰铁路,3205医院迁往当地,改为铁道兵一军新线管理处医院,她任政治教员。1962年,她来到原建材部部属企业株洲纤维水泥制品厂工作。2004年,老伴郭来书去世。

朱明清说,那些刻骨铭心的一幕幕仍历历在目,这是和平年代也不能忘却的记忆,她怀念着那些长眠在朝鲜的战友们。



▲朱明清讲述着当年的战事 记者 戴凇 摄



▲朱明清和爱人当年在朝鲜的结婚合影 通讯员供图



▲朱明清在朝鲜野战医院工作时的照片 通讯员供图